

广陵散

中国狂士传

孟泽
徐炼
著



广陵散

——中国狂士传

孟泽
徐炼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 孟泽，徐炼著.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133-2571-4

I. ①广… II. ①孟… ②徐…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7211 号

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孟泽 徐炼 著

策 划：彭明哲

责任编辑：简以宁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660mm×970mm 1/16

印 张：16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7年5月第一版 2017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571-4

定 价：5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特立，不独行

《广陵散》卷首语

孟 泽

这是一群被称为“狂狷之士”的思想者和艺术家，活着的时候，常常被指目为“异端”，为“名教罪人”。然而，命运的悲苦，思想的无辜，精神的纯良，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人比他们有更多的呈现。

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们其实比孔子之所认同，走得更远，也更具有原创性，他们是孤独而骄傲，清醒而自负的。

是他们，让多少有些苍白、有些寂寞的两千年人文历史，显得更加灵动而丰盈；是他们，书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富有个性的篇章。

目 录

001 | 前言

嵇 康

005 | 偶然的不幸

007 | 多事之秋

008 | 英俊少年

010 | 在生死之间感性放纵

015 | 独特的忧患背景

016 | 与山巨源绝交

019 | 广陵散——悲怆的旋律

阮 籍

023 | 贵胄公子

024 | “无聊”的仕宦

026 | 唯酒是务 焉知其余

027 | 穷途恸哭

029 | 被包裹的性灵

031 | 大人先生——哲学的理由

033 | 审美——生命的对称与补偿

034 | 玉石俱焚

- 李 白
- 039 | 传奇身世 少年游侠
- 041 | 离家万里 仗剑远行
- 044 | 初识长安 西入秦海
- 047 | 书剑飘零
- 049 |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 054 | 斯人独憔悴
- 057 | 我纵言之将何补 永别长安
- 059 | 流窜的长途
- 064 | 天夺壮士心 吾衰竟谁陈

- 米 芾
- 070 | 巨人也是侏儒
- 074 | 与石头有关的生命
- 076 | 无冕之王
- 079 | 赝品的内涵
- 080 | 并不卑下的奴仆
- 083 | 古怪的洁癖

- 唐 寅
- 089 | 并非偶然的一笑
- 091 | 折桂之图
- 092 | 三千弱水 弘治十二年科场案
- 094 | 纯净的梦
- 097 | 命运相互的嘲弄
- 101 | 诗意的瘞葬
- 103 | 明智的癫狂
- 104 | 最高的诱惑

徐 渭

- 111 | 侍妾的儿子
114 | 醒世姻缘
117 | 苦闷的流浪
120 | 抗倭的火光
124 | 可怕的预感 杀妻的悲剧
129 | 铁窗风味
133 | 悠悠行走
136 | 牛马耕
140 | 苍苍万里心 寂寞的死

李 贽

- 148 |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
149 | 混血家世
151 | 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
155 | 得道真人
157 | 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
161 | 俯首一官 糊口姚安
163 | 告别“伪善”
166 | 异端与诽谤
169 | 你要做圣人吗
170 | 灾难降临
173 | 无古无今的悲恸

金圣叹

- 179 | 春风沂水 圣者的河流
182 | 《西厢记》诲淫
184 | 至人无我
186 | 《水浒传》海盗
192 | 甲申清顺治元年金人瑞
194 | 借问随班何处立
196 | 既去已后又非我也

八大山人

- 205 | 皇家子弟
206 | 甲申之变
208 | 亡命成“驴”
210 | 不能自制的选择——疯狂
212 | 在僧道之间
214 | 光荣的梦想
216 | 墨点无多泪点多

郑燮

- 222 | 早年的贫困
224 | 卖画扬州——风流世业措大生涯
227 | 雍正举人 乾隆进士
231 | 范县任上
234 | 苦痛的傀儡
239 | 三绝诗书画 一官归去来
240 | 从此江南一梗顽

245 | 后 记

前言

超出常规、常理的言论和行动，叫作“狂言”“狂行”，超出常规、常理的人，叫作“狂士”。

这些人大都不拘礼节，任性而行，往往被世人所指目。但他们却在“狂放”的外衣下，裹着一颗纯洁而热烈的赤子之心。他们不事权贵，不爱金钱，不为世俗的繁文缛节所束缚，敢于批逆鳞、捋虎须，颇有点“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硬骨头精神。

我国最早的狂士，大概要算楚狂接舆，因为他敢于揶揄被人们尊为“圣人”的孔老先生；最有名的狂士，大概要推那位“挝鼓骂曹”的祢衡，因为他敢于诋毁那位“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大英雄曹操。他们的言行，无疑是违反人之常情和常理的。一顶“狂士”的帽子套到他们头上，自然是合乎尺寸的。我国第一部为“狂士”树碑立传的书，大概是刘义庆的《世说新书》。他在“任诞”和“狂简”两章书中，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肯定了嵇康、阮籍、刘伶、山涛等人违反常规、常情的言行。

纵观我国历史上所谓的“狂士”，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妄人、狂夫，而是有才华、有抱负、有进取精神的民魂、国魂。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们或者看到当时的统治集团穷奢极欲，倒行逆施，使国家有累卵之危，人民有倒悬之苦，于是佯狂而去，如商纣时代的箕子；或者对当时的现实不满，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于是逃往岩穴，隐于渔樵，如巢父、许由、长沮、桀溺；或者生活于政治斗争的夹缝中，动辄得咎，举措皆非，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终日昏饮，不与世事，如嵇康、阮籍等人；或者怀瑾握瑜，沉抑下僚，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于是借酒浇愁，吟诗抒愤，以吐泄其抑郁不平之气，如李白和郑燮；或者具有超前的意识，发出惊人的议论，众口嚣嚣，愠于群小，被人视为异端邪说，妖文妄言，必欲杀之而后快，于是他们更加与世龃龉，与人落落寡合，如明之徐渭与李贽。

凡此等等，都是我们国家的精华，民族的骄傲。

我们今天之所以为他们立传，绝不是赞赏他们那种孤芳自赏，清高自许，狂妄自大的性格，惊世骇俗的言论，纵情任性的行为，而是取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临患难而不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人生的真谛，即使被罢黜，遭贬谪，下牢狱，上刑场，都能视若无睹，处之泰然，在穷苦和颠沛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净化自己的灵魂。当然，那样一些人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性格是被扭曲了的，他们的面貌是被漫画化了的，他们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也是被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重新加工过的。这是我们的读者应该清醒地看到的。

羊春秋

嵇

康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超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释私论》

一曲《广陵散》，一篇《声无哀乐论》，证明嵇康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充满危机而富有个性的时代里最具个性的天才。他本想逃离时代的腥膻，孤行远引，弃智遗身，然而，不只是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他身边的社会惊悚，他俊秀傲岸的姿容，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是对追随者的召唤，同时也是对当局者的挑衅。他无可逃逸于他时刻警醒地面对着的荒唐而残酷的世界。

偶然的不幸

嵇康入狱，与一件令人沮丧的丑事有关。

吕安是嵇康最要好的朋友，放逸迈俗，天才磊落，嵇康常千里命驾相访，以慰惨淡生涯中他们心志相投的情谊，不幸参与了吕安的私生活。吕安之兄吕巽，艳羨吕安妻徐氏的姿色，心旌摇摇，不能自持，终于乘醉玷污了她。事情败露，吕安不堪羞愤，要告发吕巽。嵇康与吕巽也曾“欢爱不衰”，吕巽犯奸后，嵇康以息事宁人的姿态予以调解，一面听信吕巽难堪的悔过，一面劝喻吕安，止愤息怒，事情才算平息下来。

遗憾的是，吕巽以后的作为正好落在了“做贼心虚”“恶人先告状”的话上，反而诬告吕安诽谤自己，殴打母亲。在号称“以孝治天下”的魏晋之际，有“谤兄挝母”之罪，且是自家兄长的告发，吕安自然要锒铛入狱。

嵇康以赤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懊丧不安，在给吕巽的信中，他说：“吕安之所以容忍了足下，实在是由于我的劝说。现在吕安获罪羈押，我对不住他，我对不住他，却是因为足下欺骗了我。”嵇康四处活动，力图证明吕安的清白，但无济于事，吕安还是遭到流放，被徙边郡。

这期间，吕安曾写信给嵇康，以古人的遭遇自况，申述自己的苦心孤诣，不料已然是“晋太祖”的司马昭与权臣钟会获得此信，从中看出他们种种不满于统治的叛逆痕迹，以此为据，逮捕了嵇康。

嵇康“义不负心”，却在劫难逃，身陷牢狱之中。他是曾经“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想要逃离善恶本相、逃离扑面而来的时代血腥的，他是曾经存心不为物累，要翱翔于天地之外、做化外之民的。以人事杂错、世事纷纭为图囿的嵇康，陷入了真正的牢狱之中，这似乎是命运对他恶意的嘲弄。他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悲愤诗》，对自己总不能变得谨慎起来的冥顽粗心、狂傲不羁进行了反省。

多事之秋

汉末的中国，像同时打开了天堂和地狱之门，局势动荡，人神杂处。

曹操父子，尽管雄才大略、文采风流，却始终没有建立一统天下的基业，三国鼎立，不免战乱频仍，野心勃起，人命无常。

220年，汉禅于魏，曹操去世，曹丕即位，是为魏文帝黄初元年。六年后，文帝死，明帝登基。

239年，这一年，嵇康15岁。

魏明帝弥留病榻，召太尉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此公据说是曹氏家族中最孚众望的人）托付后事，要他们尽心辅佐8岁的少帝曹芳。当时，司马懿62岁，三朝元老，资深望重，曹爽执晚辈礼。

明帝驾崩，年号改为“正始”。曹爽将明帝曾经斥为“浮华之徒”的何晏等倚为心腹，意在排挤司马懿。正始五年，曹爽拟伐蜀，司马懿反对，曹一意孤行，无功而返。曹爽大权独揽，司马懿称病不理朝政，曹遣心腹前往探视，司马懿果然是一副年迈昏聩的模样，曹正中下怀。

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志得意满，随少帝曹芳出洛阳城祭扫高平陵（明帝陵），洛阳城内悄悄发生着变动。司马懿趁城内空虚，勒兵占领城中各要地，曹爽未及回朝，束手被擒，连何晏与众亲信一起皆被夷灭，被夷灭者多达千人。

五年后，司马懿已去世，司马师接任了大将军和尚书职务，曹爽旧臣夏侯玄等策划反对司马师，事情泄露，连诛三族。少帝曹芳被废除，高贵乡公曹髦继位。

事情刚刚过去一年，镇东大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举

兵讨伐司马师，失败，毋丘俭被杀，文钦亡命吴国。很快，司马师去世，司马昭接替了他。

261年，年方20岁的高贵乡公曹髦眼见自己虚幻的威权也一天天被司马昭削弱，按捺在内心的愤怒不断加剧。某一天，召集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被司马昭废除，受这样的奇耻大辱。今天当与诸位一起，讨伐司马昭，伸张曹魏的正义和权威。”

可惜，不能坐受废辱的曹髦一言既出，众大臣却胆战心惊，冷汗直流。结果，曹髦只能自率少数侍卫，向司马昭挑战，兵败身死，常道乡公即魏帝位，时年15岁。

从此，曹氏王朝连纸糊的招牌也被打碎了，即将取而代之的是司马氏的江山——晋，司马昭便是将嵇康打入监牢并且早已有意将嵇康置于死地的晋太祖。

以上就是嵇康短促的一生所遭逢的岁月。

英俊少年

嵇康，字叔夜，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生，谯郡铨（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祖先姓奚，原籍会稽上虞，因避怨迁至铨。铨地有嵇山，改为嵇姓。世代儒业，在官场上却并无很厚的根基，属于一般庶族士大夫家庭。

嵇康还在襁褓中时父即亡，是母兄抚育长大，充满慈爱与温